

沉睡八百年的火山爆發

過去曾處於休眠狀態超過八百多年、距離雷克雅維克僅四十公里遠、冰島西南邊的法拉格達爾火山（Fagradalsfjall Volcano）日前噴發。熔岩流進城鎮，有住房與供暖系統管線被燒毀，幸運的是無人傷亡。但是曾被評選為世界二十五大奇跡之一的藍潟湖（Blue Lagoon）被迫關閉，實屬遺憾。

藍湖是一個人工湖，湖水是附近的Svartsengi地熱發電站通過地底岩漿將抽出的海水加熱發電然後排放的產物，水溫為三十八度左右，湖水兩天更新一次。因為地下岩層給海水注入了大量的硅元素，使得湖底部形成了柔軟的白泥，所以藍湖才呈現出奶藍色。這些富含礦物質的神奇湖水與白泥讓人們的皮膚得到治療與保養，令這裏成了遊客們來冰島的打卡勝地。

冰島這個國家本身就是因地殼運動才形成的一座「火山島」，由火山岩組成，以玄武岩為主。在南部的黑沙灘可以看到大量的玄武岩石群，十分「出片」。

冰島在地球「熱點」（Hot Spot）之上——地質學的專有名詞，指的是有長期活躍火山活動的地區，位於歐亞板塊和北美洲板塊之間，全島被這兩塊板塊貫穿，並被它們的力量反向拉扯，因此出現了數量驚人的火山群。全島的活火山和死火山加起來超過一百三十座，也正因此讓冰島擁有很多像藍湖這類優質的天然礦物溫泉。

火山爆發的壯闊，在古代北歐人的眼裏宛如世界終結之日，是神話預言的「歷史終點」，會發生「諸神的黃昏」末日之戰。在現今早已習以為常的冰島人眼裏，火山爆發的死亡與新生相伴相生，「熔岩雖然致命，火焰與火山灰吞噬大地之後，也會鋪下滿是礦物質的肥沃土壤。」



▶ 打卡勝地藍湖目前關閉。
樂活潘少
逢周一見報

天鵝蹠引發的思考

圓明園的天鵝寶寶的蹠凍傷了。看到這則新聞標題，不禁一愕。細讀下去，才知「蹠手」不是寒風而是攝影人。姿態優雅的天鵝向來是影友的「網紅模特」，大天鵝領着天鵝寶寶在冰面上行走的畫面，更是溫馨可愛。於是，有些攝影人一遍遍驅趕大小天鵝們起身「營業」，成年天鵝不堪其擾，振翅以避，天鵝寶寶尚無力飛，只好在冰面慌亂奔走，以致嫩蹠凍傷潰爛。

藏在小小「天鵝蹠」裏的有園區管理問題，有遊客素質問題，還有攝影倫理問題。

公園裏的花可欣賞不可折取，這是幼兒園就教過的道理。公園裏的鳥不可捕捉，對絕大多數人也是不言自明的。拍照呢，似乎人畜無害，然而，類似天鵝蹠引發的熱議，比如「春天的樹上開滿了大媽」，這些年並不少見，說明攝影倫理之建設遠落後於攝影技術的普及。

作為行為規範，倫理與感官相聯繫。古人說，非禮勿聽，非禮勿視，禮便是耳朵、眼睛的導引和規範。科技進步延展了人體感官。因為有了錄音、音響技術，我們「聽」到了肉耳

無法聽到的動靜。攝影技術讓我們「看」到了肉眼看不見的東西。藝術創作有時享有約定俗成的「豁免權」。透過門縫窺探室內風光，必被斥為下作，家庭紀實攝影卻可以將此曝於公眾。但是，當相機不再是高不可企的奢侈品，智能手機極大普及，鏡頭就在每個人的衣兜裏時，藝術創作與日常拍攝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倫理問題變得更加複雜。

時下人們對鏡頭使用的邊界日漸自覺，隨時隨地對着路人「拍你沒商量」的行為已經很少見了。受傷的天

鵝蹠卻提醒我們，以「非人」景物為對象的拍攝，同樣需要恪守倫理規範。春節長假將至，不論省親還是旅遊，拍照都是標配。為了拍照而擾民固然不該，驅鳥、驚魚、攀樹、搖花，亦屬不當。有的時候，不妨暫時藏起鏡頭，讓美景止於肉眼吧。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意志力的幻象

我經常說到，我是一個沒有意志力的人。我如此強調意志力之缺乏，在於提醒自己不要相信意志力的幻象，以為可以靠所謂的意志力或強大的心靈去壓制慾望，或實踐各種自制行為。

不相信意志力的人，除了我，還有英國日常語言哲學家牛津學派的代表人物萊爾（Gilbert Ryle）。萊爾認為，心靈與意志力都是不清楚的概念，容易令人將正在努力的過程誤以為是目標。他寫道：「意志不堅定的人容易分心或灰心，老是在找藉口說服自己下次再做，也找不到有力的理由去督促自己行動。」

你可能曾疑問：難道連自制力也是一堂哲學課嗎？是的，因為「人沒有自制」這行為聽起來不太理性。我們明明應該少喝一點酒，卻轉頭又再乾一杯；我們信誓旦旦說要減肥，卻跟自己說「下一餐才節食」；我們害怕工作堆積如山，却一直拖延。

在柏拉圖的《普羅塔哥拉篇》，蘇格拉底已經對於人們沒有自制力而不解，他指出：「既然你知道或相信另一種做法更好，那便應該會中止當前的做法。」但，我們沒有，我們會給自己藉口繼續喝、繼續食、繼續拖延。

蘇格拉底不能明白這樣的行為，大概因為他懂得哲學，卻不太懂心理學。人是理性的動物，但也受制於強烈的心理。因此，心理學家認為，與其以虛幻的意志力或自制力來管理自己，更理性與有效的方法是為自己設立「預先承諾策略」（precommitment strategy）。

換言之，你要事先給你實踐的目標或行為，立下規範。這種規範，可以有形，例如扔掉家中的藏酒，同時也可以無形，例如確立一些原則。假如你不懂得為自己創造原則，那你

也可以參考別人的。舉例，若然你要自制的是貪念，不妨牢記蘇軾在《前赤壁賦》的這一句：「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假若那不是你的東西，不要有非分之想，即便是一毫那麼微小也不要拿取。沒有第一個一毫，便不會想要有以後的無窮，這就是規範。



古文日常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西貢海藝術節

近幾年，我已去過幾次西貢鹽田梓，除了遊覽小島風情，更愛參觀藝術家特意設計的藝術品。該藝術活動每年都有新點子，去年底開辦的第二屆西貢海藝術節，除了鹽田梓之外，周邊海岸及小島亦成為展區，展覽一直持續至今年一月中旬。我在線上購買了「跳島街渡體驗」船票，與家人一起從西貢碼頭出發，乘坐小船穿梭鹽田梓和橋咀洲。即使天氣寒冷，仍然感到暖意。

上船之後，從鹽田梓碼頭右方走上小徑，前兩年在舊石屋外牆展示的

現代塗鴉仍然存在。那些畫作的最大特色是配合島上著名的小教堂，呈現西方宗教的形象和圖案，甚至是玻璃窗上色彩艷麗的繪圖，都顯示了小島獨有的風情。沿路前行，右邊鹽田仍然是最吸引遊客的景點，鹽田旁邊設置活像琉璃立體的小屋，幾年以來都是遊客的打卡熱點。今年多了幾個新藝術品，碼頭左方小路上走，可以見到「天磊石陣」，十二塊較籃球更大的石頭擺成圓環石陣，中央豎立了三支有籃球架高度的石柱，整體呈現

「天圓地方」的景觀。該藝術品與小島的自然環境互相呼應，渾為一體，令人感到大自然的奇妙。

所謂「跳島」就是乘船直接轉往另一小島。我們離開鹽田梓便前往橋咀洲，登岸時先見到的展品「海洋說」，乃是一個全金屬活像海螺的大型展品。陽光之下，展品散發耀眼光芒，遊人的影像反映在金屬外殼，無形地紀念到此一遊。從碼頭走上朝向廈門灣的小徑，設置了「大菠蘿遊」系列展品。導覽員向我們介紹了背景故事：一批智障學生年前到來遊玩，

發現橋咀洲著名地標「菠蘿包石」十分有趣，回去後集體創作了十件陶泥展品，然後分布在橋咀洲小徑之上。遊人若要參觀全部展品，單程大約需要行走四十五分鐘。製作和擺放展品的學生，其毅力更值得致敬。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缺席與首席

上周末欄就香港管弦樂團金禧音樂會的節目及指揮安排提出意見。其實音樂會本身也期望落差甚大。

首先是場刊內容，竟然沒有一篇為五十誌慶的文章。內附小冊刊載《合唱幻想曲》中、德、英文歌詞，但介紹樂團和樂團成員資料與主場刊一樣。珍貴的資源，為何浪費於重複資料？

筆者出席一月十三日、即第二場演出。進場首先留意到的，是場刊放在桌面上任由領取，而非放在座位上。此安排意味入座率不高。這是很

意外的。音樂廳內也沒有任何布條、橫額標誌團慶，感覺冷清。

但最為意外的，是樂團多位首席的缺席，五個弦樂聲部只有第二小提琴、低音大提琴首席出席。管樂聲部方面，上半場序曲和合唱曲更只有單簧管首席在場，其他全部缺席。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團慶？

在所有缺席的首席當中，最突兀的無疑是身為樂團首席的王敬。作為一團之首，他本應率領樂團樂師為誌慶音樂會領奏，尤其是《合唱幻想曲》有一段小提琴獨奏，最適合

讓尊貴的首席炫技一番。結果這段獨奏，以及開場帶領樂團調音的榮譽，由第一副首席梁建楓代領（見附圖）。

樂團首席這個位置的重要性僅次於音樂總監。王敬也是現任總監梵志登二〇一二年上任時從美國達拉斯請來香港的。當時的任命引起議論，因為原來首席尤一弓（Igor Yuzefovich）無論琴藝、品格都出色，他更可能是樂團

歷來第一位由全團一人一票獲任命的首席。筆者為他離團找樂團行政總裁談。所得到的回覆是，新任總監有權任命自己的首席。不久尤一弓成為新加坡交響樂團首席，現在更是英國BBC交響樂團首席。樂師固然有權請假，但行政部門為何全部放行似乎更是問題所在。



樂問集 周光葵
逢周一見報

出走半生歸去來？

近日，一段視頻在網上廣泛流傳。主持人採訪在美國紐約街頭碰到的一位華人流浪漢，談話中得知他從復旦大學少年班畢業，在美國獲得物理學博士，做了幾年博士後又到華爾街從事軟件開發兩年，後因心理問題流落街頭，至今已十六年。視頻一放，大眾嘩然，持續發酵。人肉搜索之下，當事人孫先生的家庭、學歷、工作乃至情感經歷一覽無遺，真假難辨。還有專家、學者、網友出場點評，不外少年班拔苗助長，高智商人群精神疾病患病率偏高吸人眼球的話題。

復旦在美校友會施以援手，上街尋人，為他租房，希望改善他的困境。解決了當下緊急，核心問題還是：今後他將何去何從？有同胞問：他在學術上曾成就斐然，能否作為海歸人才引進？這個建議出發點雖好，可行性存疑。且不論孫是美國公民這個技術問題，他的心理問題年深日久，顯然需要長期治療，之後能否緩解或者緩解多少都是未知數。這就意味着他至少目前行為能力受限，無法勝任一份常規工作，遑論發揮全盛時期的學術水平。更重要的是，無論旁人如何七嘴八舌，都不能取代本人的意願。至今沒有看到他站出来表達歸國回鄉的強烈願望。他的人生不應當由別人來做主。

紐約街頭無數流浪漢，每個人都有故事，其中肯定不乏從前叱咤風雲，現在卻落魄潦倒者。而孫先生如果沒有少年、青年時代的「學霸」光環，網上反響未必會有如此熱烈。人生的際遇有起有落，難道只有優秀者才值得被記憶，被關注嗎？我想，孫先生當下最需要的是治病，而不是光鮮的名頭和稱號。

社會養老

因為家族傳承的觀念，家鄉至今還殘留一些重男輕女的現象，比如對宅基地的處理，如果家裏只有閩女沒有兒子，多數會傳給自家的侄輩。而相應地，接受繼承的侄輩就要負責膝下無子的伯伯或叔叔的養老。

一位朋友是老家縣城裏的公務員，年輕時恰逢計劃生育嚴格執行的時期，只育有一個女兒，女兒嫁到了外地，工作也在外地，家裏現在只有他和老伴兒兩人。朋友臨近退休，大哥家的侄子知道他這位叔叔手裏有積蓄，待過幾年上了歲數行動不便，肯定要他照顧，便整日游手好閒，工作不上心，讓朋友很頭疼。

在傳統文化裏，叔叔一直是僅次於父親的存在，漢語裏甚至將叔叔稱為「叔父」，如果是父親的堂兄弟，稱為「從父」。《舊唐書》記載，有一位叫盧邁的中書侍郎膝下無子，他將堂弟的兒子紀為嗣，還對人說：「兄弟之子，猶子也，

可以主後。」意思就是兄弟的兒子就像自己的兒子一樣，也是可以主持祭祀的家族後人。

朋友之前也一直把侄子當兒子養。他說，看透了侄子的小心思，他近日警告帶鞭策地說老了會自己養老，不用伺候。而這一敲打很管用，讓侄子已經開始緊張起來。

按照內地的分類，六十至七十歲屬於低齡老年人口，七十至八十歲屬於中齡老年人口、八十以上屬於高齡老年人口。到去年末，內地六十歲及以上人口已經接近三億。朋友即將六十歲，自己有儲蓄，身體也無大毛病，屬於低齡健康老人。而且，內地近年不斷優化社會養老服務環境，加強適老化改造，這也是他不用擔心老無所養的底氣所在。



伏牛山 喬苓
逢周一見報

《繁花》的「不響」

王家衛的劇集《繁花》和金宇澄的小說《繁花》是兩朵不同的「花」。

劇集《繁花》像極了滬上燈紅酒綠的十里洋場：視覺和聽覺上的飽和度都很高，譬如黃河路上霓虹燈的迷亂入眼，又譬如汪小姐一刻不停的嘵嘵嘈嘈。相比而言，小說《繁花》則像是掛滿了「萬國旗」的石庫門，各色人等你方唱罷我登場，或許開起門來有一地雞毛，但打開門走出去都是光鮮亮麗。

小說出現得最多的兩個字大概是「不響」。頻率之高，每頁若是只看見一兩次都算是少的：「阿寶不響」、「汪小姐不響」、「小毛不響」、「大家不響」。若是直譯「不響」二字也就是「悶聲不語」而已，但金先生筆下的「不響」，則是「此處無聲勝有聲」。同樣的「不響」，有些是欲語還休，有些是難以啟齒，有些是無言以對，有些則是蓄勢待發。這些「不響」沒有填滿敘事的所有可能性，既埋下伏筆留足噱頭，又給了讀者大量的想像空間。

朋友說，劇集《繁花》展現了上世紀九十年代獨特的海派文化。我問，你看過原著小說沒有。他說，沒有。我說，劇集拍得很好，抽出了原著中最戲劇、最商業的橋段進行改編和呈現，但篇幅始終有限，沒辦法如書中那般細緻，那般潤物細無聲，要說整體海派文化，還要看原著的字裏行間。他問，原著好看嗎？我說，好看。他問，有多長。我說，三十五萬字。他面露難色。我繼續說，劇集三十集每集四十五分鐘，看完差不多要二十四小時。普通人的平均閱讀速度大約一小時四萬字，二十四小時的時間，夠你看三遍小說的了。他不響。過了一陣他說，他還是去看劇集好了。我不響。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